

“人民胜利了！”

天安门城楼上就是这样宣告的。可胜利的不是人民还是党，党又粉碎了一个反党集团，在毛死后不到一个月把寡妇江青逮捕了，人民又召集到天安门广场庆祝胜利，党永远正确！永远光荣！永远伟大！而永垂不朽的还是安详躺进水晶棺里由人民瞻仰的毛泽东。

随着党的老干部平反、复职、提升的风潮，他保过的一些干部特别是王琦同志居然颇念旧情，把他这小民也收回北京了。他是在前门外大栅栏那条狭窄的老街上，突然迎面碰到了当年一起造反的大李，军管隔离审查了两年多，又住了三、四年精神病院才放出来。大李也认出他来，一双大手紧紧握住他，那手还挺有劲，对直望他，笑嘻嘻的。原机关里的人说大李疯了，见人就笑，果真如此。街上的人前碰后撞，他们堵在窄窄的人行道上，大李抓住他不撒手，始终一副憨厚的笑容，他不忍多看，寒暄几句，硬是抽手，赶紧走了。

大年是铐上手铐正式逮捕的，在前军管会犯了“路线错误”撤走之后，由新来的军代表隔离审查，然后在大会上宣布了罪行，直接死在他手上的有两条人命，老刘就是他伙同几个打手在机关大楼地下室里夜间严刑逼供，用有橡皮包裹的电缆线把内脏把烂了，然后抬到楼上，从窗户里推下去，制造个自杀的现场。另一名用同样办法置死的是个从国外回来的女华侨，还电刑逼供，用变压哭把电压降低，逼她对录音机供认是台湾的特务机构派遣来的，发展了哪些人，特务组织的上下级是谁，以便进一步除掉那些异己的干部。参与策划的前中校也同时逮捕了。

原先被打成反党黑帮分子的王琦的丈夫重新起用了，回到党中央的机构参与审理新的反党集团的专案。王琦提升了，但显出老态，显得更慈祥了。她军管时也被隔离审查，单独关在库房的一个小房间里半年多，房顶上一个一百瓦的灯泡日夜总亮，电灯的开关在门外，窗房从个面用硬谷纸钉死不透缝隙，白天黑夜都分不清，要她一遍又一遍写材料，交代当年北平地下学生运动的情况，她说当时神经都错乱了，一闭上眼睛就觉得人头朝下脚在上倒着旋转。她说她的情况就算是最好的，没有体罚，没有人身污辱，大概因为她老了，也许有她过去的一些老同志还在军队里任要职，有点关照。

老干部们大都复职了，少数年岁太大如前党委书记吴涛，先平反恢复待遇，诸如工资，住房和子女的工作安排，再办理退休。可像老谭那样党外小小的副科长，历史又有污点，就一直在干校劳动，直到这干校也取消了，交回到当地政府后又重新作为罪犯的劳改农场，老谭这才回到首都，又不够退休年龄，只好等待分配个别的什么工作。

林离婚了，又结婚了，丈夫是个新任命的副部长，文革中前妻死了。

他开始发表作品成了作家，离开了那机关。林请他去她的新家吃过饭，再婚的丈夫也在，同他谈起文学，说：“我们党经历的这场灾难真应该好好写一写，教育后代啊！”林在客厅里陪着，厨房里有位保姆在做菜。林也是最早用外国香水的，很可能是法国丽洒乃尔的最新香

型，总归是名牌。

他却还在办离婚。他妻子倩写信向作家协会告发他思想反动，可没有凭据。他解释说她文革中精神受了刺激，不正常，再加上是他提出离婚因而憎恨他的缘故。历时十年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积攒下来要离婚的虽然没有要结婚的多，这现象也司空见惯。刚恢复作业的法院尚有更多的老怨案来不及处理，不想再制造新的麻烦，他这才终于解脱了这场婚姻。他向倩承认葬送了她的青春，不光是毛主席的文革，他也有责任，可这对于丧失的青春也无法补偿，幸亏倩的父亲历史反革命加特务一案也不了了之，她好歹也从农村回到了老父身边。

他收到过陆的一封信，信中说：“山上那许多好树都砍掉了，何在于这根朽木。”陆回绝了分给他的新设立的地区党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，还说就此退休，要在山里盖栋房子养老。

又过了一年，他有个去南方出差的机会。特地绕道去看望曾经庇护过他的这位恩人，先到的县城，他老同学融还住在那草屋里。其间修葺过一回，可换过的草屋顶又该换了。融还添了个儿子，县城里计划生育管得没都市那么严，户籍警也都是老熟人，融好歹来了二十年了，老婆又是本地人，拖了一阵子小孩的户口还是给上了。融依然当他那农科技术员，他老婆也还在城关的合作社铺子里卖杂货，想调到家背后小街上的百货店，好就近照顾家里的两个小孩，给管事的干部送的礼不够，终于没办成。融的话更少了，同他默默相对的时间很长。

从县城的班车来到那小镇，这种农村的公共汽车也还老样子，下车的没完上车的便一拥而上。车开走了，他没进小街，也没去学校，怕碰上熟人拖去吃饭什么的一时脱不了身，去一家不去另一家也不好，心想拖来拖去还不得弄上一两天。他站在场上张望，看有没有个熟人好问问陆现今盖的屋在哪里。

“哟——”木器生产合作社的一个后生嘴上叼的根烟卷，认出了他，过来了，握个手，他们早先民兵集训一起打过靶，也喝过酒侃过大山混得蛮熟，这会儿没准当上个小干部了！倒没拉他去家里吃饭的意思，只说待会儿上木器社坐坐去。他在此不过寄居，人走茶凉，还是个外乡人。

他问明了陆的新屋在河那边山冲里的煤窑后山，过了河还有七、八里地，且得走一阵。融告诉他说县里的干部都传闻陆发了疯，在山里盖了个茅庐，吃素炼丹行黄老之道，求长生不死呢。上面，更高层，陆的那此官复原职或提升高就的老同志们，都认为无疑是革命意志衰退，这又是他进山见到陆之后告诉他的。

“不想再弄脏了我的手，这总可以吧，茅舍紫竹园，种菜读文章，不像你还年轻，我老啦，这辈子就这样交代了。”陆对他这样说。

陆住的当然并非茅舍，而是一栋外面看来并不起眼的砖瓦房，不登上煤窑后的山岗看不见。陆领了一笔老干部退休安置费，自己设计监工，当地农民盖的。屋内是青石板地面，卧室里有一块石板可以掀开，是个暗道的入口，通到溪流边的小柴屋里，溪流那边便是松林。陆总算保全了自己，也还随时想到可能的暗算，这也是他毕生的经验吧？

堂屋的墙脚嵌的是一块残碑，从山顶上的破庙废墟里叫农民抬来的，字迹残缺不全，大致可以读出建庙的那和尚的身世和心迹：一位落魄秀才参加了长毛造反，那太平天国也是企

图在地上建立个乌托帮，内哄与残杀导致失败，之后出家在此。卧室里堆了不少书，有当时内部出版供党内高干参考的日本首相《田中角荣自述》和三卷本的《戴高乐将军回忆录》，也有线装的《本草纲要》，不知是那年间的版本，还有刚重新再版的古诗词。“想写点什么，题目倒是有了，《山中人日志》，这题目怎样？就不知能不能写出来，”陆说。

他和陆都笑了，这份默契就是他同陆的交情，那些年所以得到陆庇护的缘故吧。

“去弄几个菜来下酒！”

陆倒并非吃素，领他去煤矿的食堂。山岗下竖起的电动绞车架是煤井出口，有好几排工房。正是傍晚下工的时候，竹棚子盖的大食堂里，矿工们都拿着大碗在打菜饭的窗口排队，陆进伙房去了。突然有个女声叫：“老师！”

排在一身煤灰的的汉子们当中一个转过身来的年轻女人，他立刻认出来是他学生孙惠蓉，穿的农妇的大褂子，可那眉眼娇美的模样却还未变，只不过脸蛋和身上都变得浑圆了，那么高兴迎上前来。

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他也止不住惊喜，刚要上前，陆从伙房里出来了，推了他肩膀一把命令道：“走！”

他不由自主听从了，也因为以前一直在陆的庇护下，也成了习惯。可他还是回过头来，看了这姑娘一眼，那明显的慌张、失措、失望和屈辱尽在那双变得更加深黑的眼睛里，嘴微微开张，喃喃想要说什么，却没说出来，依然愣在排队拿碗的汉子们之外，人都在看她。

“别理她，这婊子跟谁都睡，弄得这矿上动刀子打架！”

陆在他身边低声说道。他心还没平息下来，勉强跟上陆的脚步，就听陆说：

“一到月初开支，这些鬼有两个钱就往她屋里去了，弄得村里的女人又骂又闹。这会在矿上看广播站呢，沾不得她，你要同她再多讲上两句，她就卖骚，人还以为你也沾过，脱不了身的！”

半个多小时后，陆摆上了碗筷，倒上酒，食堂的厨子来了，从带盖子的篮子里端出一盘盘还热的炒菜。他无心喝酒，深深后悔没站住同孙惠蓉说上话，可又能说什么呢？

你同她般若两个世界，尽管你那世界也一样干净不了，而她就在这煤坑里永远也不可能爬出来。她忘了同你隔开的距离，忘了她在当地人眼里那暗娼的身分，还把你当做老师，她并非是你求援，可能压根儿也没再想过改变她的处境，刹时泛起的一片天真，那女孩时朦胧的钟情，欢喜而忘乎所以，即刻当头棒喝，这对她的伤害令你触痛，久久不能原谅你这软弱。

夜里躺在陆的那有暗道的房里，听著窗后淙淙流水和一阵阵掠过松林的风涛。他第二天一早过的河，赶到镇上搭早班车回了县城。

你拍过孙惠蓉的照片，你帮她化的妆，抹过口红，那还是她到生产队落户之前，国庆节学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时照的，她唱的是革命样板戏中同日伪军周旋的女英雄阿庆嫂，也是县教育局发下来的教学大纲中规定的，学生的音乐课都得学唱，她嗓子最好。如今她是不是有男人了，还是仍在农民集体经营的那煤窑子当暗娼卖淫，就无从知道了。你离开这国家之后，当局查封你在北京的那套住房时，这些照片也连同你的书籍手稿都顺带没收了。

你离开中国之前，你当年教过的另一个学生，大学毕业已经工作了，出差去北京时看望

过你。你问起这陆书记，他说过世了。你问怎么死的？”病死的吧，”他说也是听说。

陆的妻子你没见过，说是在地区的师范学校教书，长年病休，精神不太正常，一直同女儿在一起，也许是自我保护的托词，免得受牵连再说女人也未必过得了那种山中隐居的岁月。

你后来做过一个梦，这镇子不是那样屋挨屋，簇拥在一条小街和几条小巷里，而是非常荒凉，零零散散稀稀落拉得很开。那学校在一个山岗上，门窗都敞空荡荡的。你去找陆，他家也像个村舍，孤零零周围没有别的人家，门上挂的把铁锁。那是下午时分，斜阳照在澄黄的土墙上。你不知如何是好，你好像是找他想办法帮你离开这里，你不肯终生老死在那空荡荡的学校里。他们叫你看守这学校，没完没了改许多作业本子，你没有时间抬头想一想自己的事情。而你究竟要想什么也不清楚。你就站在土墙前，看著那把挂在门上的铁锁，听见风声起于你身后深秋收割过只留下禾茬子的稻田……